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書

與陳兩湖書

兄自少才名已滿海内六家九流之書幾乎無所不誦莊騷太史之文亦無所不摹畫而操縱之矣即使海内奇才偉士欲傲兄以所不知而亦不能也況如僕者才至駑下曩在京師每同平凉趙景仁過兄論文久之兄慨然曰二子之言是也遂欲盡棄其舊學而更張之然當時猶謂兄之急於奬善而以口語相推云云而視兄之文則果脫然盡變於舊矣夫文人

H. H. MU CHINESE LIBRARY

相笑在古則然景仁於兄未知何如也至於僕之讀書則豈能若兄之博而其爲文也亦安敢望如兄之古哉然兄不憚降心屈己而從之推兄是心也設使不徒用之於文而用之反躬爲己之間即古人所謂勇徹皐比一變至道者在兄亦何讓乎僕未始不嘆兄之高明不可及而亦每每惜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資力而僅用之於文也雖然此亦未有人焉以反躬爲己之說而謦欬于吾兄之側耳設使有人焉以反躬爲己之說而謦欬於吾兄之側如吾二子者之論文又安知兄之降心而從而翻然變於其舊也之

不爲太速乎則又未始不自罪吾二子者不能爲古人反躬爲巳之說以告兄而徒以文士雕蟲篆刻之論校兄之好也兄今之所謂狂也而豁豁磊磊率情而言率情而貌言也寧觸乎人而不肯違乎心貌也寧野於文而不色乎莊其直以肆則亦古之所謂狂也是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力而又有狂以進道之資也兄其能無意乎然兄之意必曰吾平生好適吾性而已矣吾不能爲拘儒迂儒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動搖云爾夫古之所謂儒者豈盡律以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動

搖而後可謂之爲學也哉天機儘是圓活性地儘是灑落顧人情樂率易而苦拘束然人知恣睢者之爲率易矣而不知見天機者之尤爲率易也人知恁佚宕之爲無拘束矣而不知造性地者之尤爲無拘束也人之病兄亦或以其樂率易而苦拘束而僕則以爲惟恐兄之不樂率易不苦拘束也如使果樂率易苦拘束也則必眞求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矣眞求夫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也則舍天機性地將何所求哉故人欲之爲苦海而循理之爲坦蕩使兄不以僕言爲迂也願繼此而更進其說也僕自少亦頗不

恐自埋沒侵尋四十更無長進惟近來山中閒居體
驗此心於日用間覺意味比舊來頗深長耳以應酬
之故亦時不免於為文每一抽思了了如見古人為
文之意乃知千古作家別自有正法眼藏在蓋其首
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於筆墨蹊徑之
外則惟神解者而後可以語此近時文人說班說馬
多是寱語耳莊定山之論文曰得乎心應乎手若輪
扁之斫輪不疾不徐若伯樂之相馬非牡非牝庶足
以形容其妙乎顧自以精神短少不欲更弊之于此
故不能窮其妙也何時得與吾兄一面談之

寄黃士尚書

弟也奉職無狀幸蒙寬恩得歸田里不然則從兄於遼海之濵亦所願也易之蹇不云乎　君子以反身脩德夫身何待蹇而後反德何待蹇而後脩盖寂寥枯淡之中其所助於道心者為多也自儒者不知反身之義其高者則激昂於文章氣節之域而其下者則遂沉酣濡首於蟻羶鼠腐之間如兄之志氣固已塵垢一世而與古之志士為徒矣不知近來反身之學得之于蹇者何如幸以教我張舜舉言兄自戍遼以來作詩幾四五本兄何以致多如此豈將是自鳴

其習坎心亨之樂邪或者窮愁羈旅之思無聊而姑託以自遣邪抑以寫其江湖之憂而致其去國繾綣不忘之愛如古離騷之作邪其無自擬於鐃歌鼓吹遼東都護之曲而與塞垣橫槊之士同其慷慨而謳吟邪不然則枝葉無用之辭其足以溺心而惕目也久矣兄何取焉日課一詩不如日玩一爻一卦日玩一爻一卦不如默而成之此之謂反身而又奚取於枝葉無用之詞邪弟近來深覺往時意氣用事脚根不實之病方欲洗滌心源從獨知處着工夫待其久而有得則思與鄉里後進有志之士共講明焉一洗

其蟻羶鼠腐爭勢競利之陋而還其青天白日不欲不爲之初心此鄙人之所不自量而竊有冀焉者也天子仁聖在宥天下兄豈久於海濱哉弟獨學無朋將藉兄爲助日日望之近來應酬文字每不敢作而年嫂誌文則不敢辭蓋以昭天子之寬仁而發海外孤臣心事之一二焉非特爲應酬故也嘉幣謹辭果酒則拜賜矣廣寧有賀黃門鑿閭先生者忠信高節之士也其風尚在否兄試詢之士人亦可爲旅中蓄德之一助也

答廖東雩提學書

僕於吾兄雖相晤之日頗淺而相知之誼甚深兄之
於僕則亦然也兩辱書惠深爲空谷之慰又辱兩示
高文讀之喜躍夫京師都會也綴文之士比肩僕曩
皆獲與之交而皆獲見其文焉然僕之所最傾意者
乃獨在兄則數與傅少巖言之以爲東雩之文氣骨
甚勝無一點纖靡懊散之態後來可冀於作者東雩
而已春間讀兄所爲文視京師所見則加勝焉近復
得讀兄所爲文視春時所見又益加勝焉駸駸乎作
者之堂矣頗自謂曩之所知於兄者之不妄也雖然
文與道非二也更願兄完養神明以深其本原浸涵

六經之言以博其旨趣而後發之則兄之文益加勝矣兄志潔而識偉行方而氣和僕固一見而知兄之爲任道之器矣嗟乎古聖賢之道其不講於世久矣聲利之欿薰塞宇宙日夜馳騖寡廉而鮮耻儒生習見以爲當然其有以講學爲事者又或祟意見而乖實際兢口耳而寡心得聽其言則美而考其實亦無以甚異於所習見以爲當然者自非精一自信卓然不惑流俗之士則未可以冀於斯者也僕竊有望於兄輩矣山西古帝王之都其人有茅茨土階之風而段干木卜子夏居西河其人化之凜然有節槩今不

知其遺俗視古所稱何如而王文中與近代薛敬軒亦出於河汾之間豈其俗固有近古者邪吾兄以身任作人之責兄之所以淑諸其身即其所以淑諸其人者也篤志力行極深研幾求古人之眞血脈路以淑諸身以淑諸其人因其近古之俗而登之於道此其責在吾兄矣連年虜騎入太原蹂躪之慘二百年來晉人所未見僕聞之序詩者小雅廢而四夷侵夫小雅何與於夷也此其言疑若甚迂蓋昔人精究天人之際而類人事於陰陽則以小人爲君子之陰夷狄爲中國之陰陰則銷陽（陽則銷陰陰則致陰陽則致陽其相銷也）若鐵

炭之不爽其相致也若酸漿之感蠓蠛其幾微矣長君子之氣即所以銷小人之氣長君子之氣而銷小人之氣即所以長中國之氣而夷狄之氣銷故曰貞勝者氣也勢與形不與焉其幾微矣此莘有所以豫見於伊川而序詩者之說不為迂也今也觀之薦紳之所崇尚觀之學校之所趨向如前所謂習見以為當然者其為陰為陽與其銷長之幾亦畧可覩矣夫揚旌沙漠之陲而尺組繫單于之頸此非兄之責也若乃大敷古先之道以淑諸其人使人洞然於陰陽淑慝之辨而斷不惑於所趨此其責在兄矣僕自屏

居以來牽於多病齒𦗟衰非惟不敢復有四方之志而詩書亦多束閣惟兀坐一室所耿耿不忘者尚冀省身補過以不負此心與不負海内知己者而已

與陳后岡書

别後戀慕不舍與久病衰頹之狀大畧具之葉紹輿通判所寄書中今家人來亦嘗口能道之矣每每念昔與兄同住京師日夕相砥淬受教不爲不深且媿迂踈無以承之不謂此後渺然相隔盖三四年而僅得一兩日之聚方其離思孤懷十未展其一二而鷁首已南矣亦何暇於吐心曲談道德以交勗所不及

者乎兄去閩越不知復以何時爲聚首之期非惟僕蓬蒿之質不能藉直於麻中而兄之德器如王亦不暇置諸礩石之間以自攻此其可思可恨豈特以酒食文字之故也僕嘗聞兄緒論大意以爲必雜用王覇乃可以適時而濟務而僕則多執泥古方戛戛乎如以舟而行諸陸然兄既以此自信而不疑僕亦以此自膠而不悔是以自承教以来契分雖甚投而議論常至左右古人云去短集長此僕之所以不可無藉於麻中之直而兄顧亦謂有取於礩石焉其可也兄在湖藩清脩之節剸繁之才自與時流迥别雖然

亦願兄毋見化城而遽住耳今奉去讀書記乙集一部僕意欲以此廣兄不知兄肯降心而觀焉否也僕竊謂三代人才皆從心性上磨鍊故其經綸參贊之業不出戶庭而得之後世反躬之學不傳而其人所以經綸於世者率亦疎鹵求其繫國之輕重如孔明李泌陸贄之徒則其於道雖未醇而本其天資之所暗合亦往往開誠而不欺恬澹而少欲其經綸雖未必盡出於道而竭其才之所及亦往往淵源而有本濶大而無漏固不可謂其無人焉而非謭謭然功名自喜者可以跂而望也蘇子有言士之不以天下之

重自任者久矣兄其有意乎僕居閒無事欲得國朝諸名臣奏議讀之且以尚論其人與其所以經綸於世者何如顧僻處山居苦不能多致煩兄爲我留意至於北宋以前諸儒解經之書多散軼不存亦煩兄試博求之蔌園雜記諸書兄向欲錄一副本見與亦願兄毋忘之也若夫詩詞之學則僕自知力之决不足以進此向已告疲於兄矣兄毋更以此望我族他日有持后岡先生集示我者我當望洋而嘆或尾後作一二句䟦語是則可耳兄許我以暮年買田同住之說如何如何諺云痴人前不得說夢吾已執此

作左券矣幸兄毋使我爲痴人也失兄於東隅得兄於桑榆竊以爲快草草白

答蔡判官書

白下本非有約顧奉清論同寢食者數日若大洞既有約矣謂必得奉清論同寢食如白下也乃竟爾茫然人事之不可料者如此然兄既絆於領簿不能來而僕江湖散漫之人宜可乘興一至大洞且得逕造府下又以家君至家日侍定省莫遂茲懷乃知名山勝遊非特牽纓者常不能兼雖江湖漫散如僕者亦若有所繫而不可必遂矣柰何伏惟吾兄純明溫粹

篤於向道以此為政必能近人然僕竊有願言於兄者大凡年少高志之人於事未必備嘗故或病於疎文藻雅逸之士多不柰煩至以簿書獄訟為溷褻故或病於華而無實而謫官遷客縱不怨尤又往往以簡曠不事事為得體故或病于惰窳而苟祿此三事雖號為賢士大夫者或不能免也以兄之篤於嚮道自然不墮落此弊然僕所望於兄亦惟兄不使毫髮有類於此而已若使此處　縝密即是學問縝密一有脫漏即是學問脫漏不當舍此更言學問也大學曰心誠求之孔子曰無倦惟兄留意焉僕自少隱居

亦嘗痛百姓疾苦欲援手焉而惜無路也以爲他日
苟幸從薄宦庶幾得一社一民以自效雖才器駑鈍
亦庶幾興起一兩事利人者除去一兩事病人者以
少償所願焉及竊祿于朝浮沉郎署數年竟不能一
獲素心雖已罷官閒居猶用此爲歉兄初亦署郎也
不謫則不爲此官矣是僕昔所冀而不得者兄今得
之兄之志豈與僕異邪則今日之謫固天所以拓兄
之才成兄之志而試之實效也僕竊爲兄幸之廣德
之民以黠悍著聞久矣昔時治廣德者患其然也則
必峻刑法以繩焉民見上刑法之峻也則益出於悍

黠以求必避是以至於上下相賊刑罰益以峻而黠
悍益不可勝曾不知君子長者雖無一時操切之效
然每每能使人回面而率化乃知漢史馭惡馬者利
其銜勒之說為未然而蘇洵以齊魯待蜀人之說益
可信也兄意云何或能了大洞之約悉意請教當在
此時故不盡言兄其亮之

與蔡子木書

往年辱兄知愛謂可與共進於文藝之門今忽忽齒
髮漸衰兀然成一禿翁向來伎倆剝落且盡雖誦人
詩句亦如羅剎國人驟聞中華語音駭不省其何說

況能自有所著以自見於世也朋友間往往言及兄之垂意於僕豈特以故人之故耶抑亦謂其可與進於文藝之門耶豈知僕之衰颯剥落至此哉雖然以兄愛我之意其知我之衰颯剥落至此也豈不爲僕惜之以僕之愛兄之意亦竊謂兄以聰明絶世之資而消磨剥裂於風雲月露蟲魚草木之間以景差唐勒曹植蕭統爲聖人而冀爲其後此其輕重豈特隋侯之珠彈雀而已亦可惜也曩與兄相聚時兄年最少而僕亦壯年今壯者衰則少者亦壯矣由壯入衰能幾何時四十無聞則僕既自蹈之矣自惜之矣倘

兄以爲宇宙内事與吾分内事盡於風雲月露草木蟲魚之間則足矣不然則亦不可以不深思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兄苟不以僕言爲戇繼此尚有所請不然且閉口耳辱愛多談亮之

答戚南玄書

來書滿紙無一字非膏肓之病無一字非瞑眩之藥兄之惠我極厚非言可爲謝也論語曰據於德游於藝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德之與藝說作一個不得說作兩個不得纔提起處色色總在面前纔放下處了了更無一物自是人心本來之妙而不容增減

也古人終日從事於琴瑟羽籥操縵安弦種種曲藝之間旣云終日從事矣然特可謂之游而不可謂之溺今之人其於琴瑟羽籥操縵安弦種種曲藝卽使偶一爲之則亦可謂之溺而不可謂之游何也謂其有欣厭心也爲其有好醜心也爲其有爭長競短心也欣厭心好醜心長短心此兄之所謂卽是塵機也然則所謂藝成而下者非是藝病乃是心病也掃除心病用息塵機弟敢不自力以承兄之教也雖然塵機息盡渾淪道心亦願兄之無忽斯言也

答張甬川尚書書

養齋翁歸辱賜手教嘉惠多感感遠念順之麄頑非畜德之器迂踈非適用之才徒以麄頑近乎質木迂踈類乎澹泊以此幸不見絕於大君子之門自入山中稍欲收斂精神擺脫習氣庶幾少有所聞以酬宿志且以不負長者拳拳教愛之至意而閒靜中轉見種種欲根起滅不斷雖暫隨氣機歇息終非拔本塞源工夫益覺實病之難除實功之難進也承教中庸不可能乃在聲臭之表此喫緊要言中庸所謂無聲無臭實自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中得之本體不落聲臭工夫不落聞見然其辨只在有欲無欲之間欲根銷

盡便是戒謹恐懼雖終日醻酢云爲莫非神明妙用而未嘗涉於聲臭也欲根緣忽不盡便不是戒謹恐懼雖使捿心虛寂亦是未離乎聲臭也明公之致力於道而自得之也久矣而猶云老且望洋自有愧嘆此豈明公之過爲避讓哉蓋常存不及之心而后可以言戒謹恐懼而後可以開未萌之欲古之聖賢所以兢業此心至老益強類如此也放失如順之輩竊因此更有省矣承示欲修飭武備此明公爲國家之深慮也世人作事計較成敗利鈍畏首畏尾自爲之念重而任責之意踈所以弊多積於紛冗而事每牽於掣肘以明公之素望與其素養居

其位而行之因則因革則革誰能撓之雖然武備其一事也昔周命周公畢公以東郊之治欲其彰善癉惡以淑人心至於世變風移而後已今之民風士習其淪胥抑可知矣而畿甸爲尤甚此俗吏之所謂迂緩而有識之士所爲深憂而懼無以善其後者也然而明公今日之任周畢之任也且夫東郊雖周之東都 而寔染殷之餘風者也經周畢而一變其俗况南都固祖宗之所肇基而風動之者也以明公之素望與其素養居其位而行之明示好惡提醒人心示挽之禮義廉耻之域使四方之有風俗自畿甸始畿

甸之有風俗自明公始非明公今日之責而誰望乎聞太夫人已就養是明公入則承歡於內出則宣力於外其承歡於內也益所以畜其效忠之心其宣力於外也益所以推其養志之施蓋兩不相妨而交相益也此深可爲明公賀矣養齋翁考滿歸遂欲乞休但山林中得此翁於鄉俗極有益仕途中又少却此翁爲可惜耳然其意已決矣趙兄相遠書問頗稀羅兄則時有書承念及敢復諸惟台照不宣

答呂沃洲書

居鄉無朋友夾持深懼墮落得來教不覺憮然甚幸

甚　慰兄云暫時寧靜若有端倪恍惚轉移復離本體自非兄之懇心眞實直從心源上着工夫不能爲此言然兄自謂未得覇柄入手者正恐此病亦坐乎此大率此學只論有欲無欲不論寧靜擾動若本無欲障則頃刻之間念念遷轉即是本體若欲障未盡則雖窮年默坐能使一念不起亦只是自私自利根子白沙先生嘗言靜中養出端倪此語須是活看蓋世人病痛多緣隨波逐浪迷失眞源故發此耳若識得無欲種子則眞源波浪本來無二正必不厭此而求彼耳兄云山中無靜味而欲閉關獨臥以待心志

之定即此便有欣羡畔援在矣請兄且毋必求靜味只於無靜味中尋討毋必閉關只於開門應酬時至於紛紜轇轕往來不窮之中更試觀此心何如其應酬轇轕與閉關獨卧時還有二見否若有二見還是我自為障礙否其障礙還是欲根不斷否兄更於此着力一番若有得與有疑幸不惜見教也苟以為多病羸弱精力不及閉關以養疾則可耳閉關以養心則不可也程子嘗曰習忘以養生則可習忘以求道則甚有害其辯之精矣然養生亦只在無欲上求之故曰飲食男女聖賢自這裡做工夫斯言至近而精

兄有意於元氣之復乎則願兄毋忽斯言也弟亦多病羸體盖平生得效良方在此耳至於厭事之病弟亦素有之然舊未嘗自以爲病今幸知病矣何日得與兄共坐一室日夜相與磨勘洗濯此心臨書耿耿

與茅鹿門書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鄙意殊有契合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待喋喋也至如鹿門所疑於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所見於我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槁形灰心之吾乎吾豈欺

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殺以文字絕不足爲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竒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間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據胷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疎鹵然絕無烟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顓顓學爲

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翻來覆去不過是幾句婆子舌頭話索其所謂眞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絶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爲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詩爲喻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樣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病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綑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哉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

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家本色縱橫家有縱橫家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爲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眞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

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亦絕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為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自信我矣雖然吾稿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與知文乎今復縱言至此吾過矣吾過矣此後鹿門更見我之文其謂我之求工於文者耶非求工於文者耶鹿門當

自知我矣一笑鹿門東歸正欲待使節西上時得一面晤傾倒十年衷曲乃乘夜過此不已急乎僕三年積下二十餘篇文字債許諾在前不可負約欲待秋冬間病體稍蘇一切撿抹更不敢計較工拙只是了債此後便得燒却毛穎碎却端溪兀然作一不識字人矣而鹿門之文方將日進而與古人爲徒未艾也異日吾倘得而觀之老耄尚能識其用意處否耶并附一笑向承青萍之惠附謝適病灸未愈草草

答王生合節書

唐君誠志節之士所惜平生未與之接不能得其心

曾面目之詳只是據紙上語套說一遍殊覺精神不暢不足以發潛德之光且如德州接遞一事乃是據宗道口說故叙事中此一段稍覺精明若前時宗道盡將此君平生首末行事委曲口說一番或能更有發揮耳今不及矣然竹溪剛介之士其言亦自足以傳信不待予也既已爲唐君作銘爲之投筆三嘆志士苦心曠世相感且唐君在當時淹蹇不得一第而老於郎署又年不滿六十其清脩絶俗亦自足以結褁此身而風末世彼世間取高第爲大官享耆壽勢力赫奕不知幾何人即其沉酣飽滿於聲利間當時

莫不自以爲最得意然纔一沒身便臭腐糞土何異若此者其於唐君何如哉此孔子所以較量於齊景公夷齊千駟餓死之間其於提省人心最切切也清寒之士可以無所待而自立矣宗道素有志向更願於義利緊關處極力研析使不爲一切俗情所轉乃是挺挺自作豪傑亦所以不負唐君衣鉢云耳勉之勉之

與應警菴書

僕迂戇無能人也伏惟君侯蓄兼人之材且居郡侯之尊而與僕又素無一日之雅乃自下車以來虛心

降色所以獎進禮遇於僕者皆出於常格之外此雖
古之高流如盖公任棠之徒當此猶宜三讓而避焉
而況草茅迂戇如僕者乎所以敢偃然而當之者以
成君侯下士之高義固不自量其身之卑賤與才之
短劣也自是以後綢繆日接蓋無浹旬不相往來不
相與從容盡談者此亦形迹似爲煩瀆矣雖然非君
侯不能亮僕之深至此而非君侯亮僕之深僕又安
處君侯哉公門無鄙人之迹庭中無長者之車
侍樗散之性不欲溷擾於人亦以相知
荆溪時與石屋彭君相切磋石屋

之爲人君侯之所深與也伏惟君侯住山中旣且一年釋塵鞅之勞而就清池白石之安去簿書之煩而縱其清遠閒散之適昔人所謂霜降水涸天根乃見惟捍彼物累全我眞機此時工夫此時意氣不知復如何耳僕嘗竊謂今世人才未便不如古人惟古人爲學堅苦磨鍊忍嗜欲以培天根久之則此心凝靜百物皆通而今人則未免粘帶未免牽引粘帶之根固於中而牽引之勢搖於外所以精神力量輙見不如古人僕每覩君侯治郡自是近世才傑何可當也雖然以君侯之志詎止欲爲近世才傑而已乎意者

必欲爲古人而後已乎如必欲爲古人則堅苦磨鍊正在此時若自此以後固知君侯不能久閒而塵鞅簿書之煩且勞又復不免相累恐不得如山中多暇可以進兼力而收全功矣君侯得無意乎僕質本頑鈍惟不敢惰窳以負相知然進寸或至退尺恐竟不能有所樹立耳亦願君侯教之君侯來歲或宜早出進退自是兩途此身既繫於官而欲結泉石之盟亦未爲可也以相知故併及之南直隷廣西湖廣三省地圖已付馮丞繕寫不識寄到否西洲公奏稿偶檢出併奉上不宣

與徐少初書

某鄙隸之餘禮不宜復齒於縉紳交際之間是以每遠引而去之竊以爲姓名不通於諸公久矣茲又辱巡倉巡江二公之賜令人愧悚益不自勝欲作書辭謝又難於爲說是以敢有所請教於明公也夫諸公之賜其名則幣帛果酒也而叩其實則白金也欲以辭幣帛果酒爲說則悖於其實欲以辭銀爲說則悖於其名是以措詞之難也古者禮存於幣帛之先後世以幣帛爲禮此其實則亡矣而其名尚存也若夫市道之交則錢貨而已矣雖然如公古道君子也如

諸公古道君子也豈不欲行古之道而以市道歟豈以爲若某輩人者其好潔操行之心不能勝其嗜利無耻之心故幣帛虛名也金錢實利也而特以此厚之歟不然其特以此愧之歟頑鄙之人可以省矣是諸公之所以廉頑也某罪隷也賜之幣帛不敢當賜之金錢不敢當豈其能自處以廉乎盖古之所謂不敢也然而爲嘵嘵者竊懼名實之亂也公古道君子必且有以教我矣某山野鄙人於當道諸公辱顧不敢答辱賜不敢拜非以爲簡也禮不敢也答與拜既不敢不答不拜又鄙心所甚不自安也曩曾奉瀆乞

命吏人於鄉官揭帖中除去賤名以安編氓之分豈未嘗亮察邪特在知愛乞如前所瀆則上官可以不知鄙人姓名而交際之間可以泯然無跡矣附瀆

與李龍岡書

歲凶民莩賢侯爲之心惻而百方圖之者深矣輕齋一說向已面白茲復具之於書以爲可以佐百姓之急而裨萬一於賢侯百方之圖則不敢以出位爲嫌也竊惟國家之賦其水旱可得而減免者兌運以外之數也雖水旱必不可得而減免者兌運以內之數也水旱不可以不恤而兌運又必不可減免於是有

輕賫之法蓋米自江南而輸於京師率二三石而致一石則是國有一石之入而民有二三石之輸若是以銀折米則是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已不失一石之入其在國也以米而易銀一石猶一石也於故額一無所損其在民也以輕而易重今之輸一石者昔之輸二三石者也於故額則大有所減矣國家立爲此法蓋於不可減免之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腳價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凶之歛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而萬有利於民此其法之盡善而可久者也以武

進一縣言之歲該償運米五萬四千五百八十一石三斗四合此其入於國之正額也本色正耗水脚平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七斗三合八勺四抄折色銀九千一百五十一兩四錢六分五釐五毫二絲此其費於民之羨數也若以銀而權米石以直五錢爲率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有奇爲銀四萬九千八百四十兩有奇與折色銀共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若得從輕齎之例石折銀五錢計銀二萬七千二百兩有奇而足　使那折至於六錢七錢計三萬七千八百兩有奇而足則是民每歲出五萬八千

九百兩有奇之中而今出其三萬七千餘兩之數以不失國家之定額而實私其二萬餘之羨以自潤也夫五錢者江南之平價也七錢者折色之極則也若使江南米貴自五錢以上而蒙恩折色或減至七分以下則其所私之羨固當倍之且蓰矣倍之爲四萬則是十萬人凶年一月之食也則是國家不出一粟不費一錢而爲凶年十萬人續一月之命也爲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亦何靳而不爲乎且夫國家漕運四百萬石之中固嘗定有輕齎四十萬石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蓋其歲之凶與

否與歲凶所在之地不可知而所謂輕齎則所謂歲
四十萬之額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將安用之
況自古經費其本折之權率視緩急而爲之操縱今
國家所以遠輸於江南不憚二三石而致一石者正
以江南米賤而京師米貴耳近聞京師之米直自七
錢而減至四錢而江南米直自七錢而增至九錢其
爲貴賤特異常時則是江南以二三石致一石而又
不當一石之用也今若取銀於江南而用銀以給京
軍之當給米者江南無遠輸之費京軍無賤糴之困
此正今日之便宜耳然則非惟無損於國蓋深有利

於國而得乎操縱緩急之權者也夫損國以益民猶且爲之國家發內帑以賑災者往往有之矣又況無損於國而有利於民而又況國與民並受其利者乎此事在不疑而必可行者也爲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何所靳而不爲乎嘉靖十數年間江南屢告災國家亦屢嘗以輕齎與之此其近例試求之故籍可覆案也查得嘉靖十四年蘇松等處災傷巡撫侯都御史等奏戶部覆准除蠲免外兌運四百萬石內准折銀粮一百五十萬石兌運米每石折銀七錢改兌米每石折銀六錢其被災尤重者量准

十萬石於臨德二倉支運每石止徵脚價銀一錢五分自此而上嘉靖十二年折兊一百萬石十年折兊二百一十萬石八年折兊一百七十萬八千石無歳不有災傷則無歳不有折兊此其因災傷而折兊者常例也又伏讀嘉靖九年詔書兊運米以十分爲率量准五分是時常州一府該得折兊八萬一千石此其不因災傷而折兊者例外之恩也由此言之蓋有因災傷而行支運以大寛民力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兊以重困吾民者也蓋有不因災傷而折兊以廣例外之恩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兊以嗇於例外之

恩者也此

祖宗之良法美政

聖天子之深恩厚澤於豐時足國之中而寓救災恤患之至意雖旱乾水溢而民免爲溝中瘠者誠戴

聖澤之厚於無窮也

答王南江書

奉別經年不能通一字以爲率然道離合問無恙之泛語既不宜施之於兄而思竭其疲駑以效一言之獻則又茫乎其無所得故遂鈌然至此又復以爲既疲駑無以自效而有數字以道離合問無恙亦足通

殷勤而舒繾綣之懷不猶愈於經年無一字乎故於李君使者來草草作此大抵所謂率然之泛語耳然僕竊誦吾兄前後見惠兩書知吾兄痛懲旣往之悔直欲洗刷腸胃不肯若世之盖頭換面作好人者至於用心獨苦處則雖兄口不能自言而僕於筆札間亦稍窺見焉未嘗不憮然而嘆以爲兄之力能自振拔如此兄之不自護如此即使僕竭其疲駑而有以自效亦何所加也人心存亡不過天理人欲之消長而理欲消長之幾不過迷悟兩字然非努力聚氣决死一戰則必不能悟或不知所戰或戰而不力則往

徃終其身而不悟故佛家有認賊作子與葛藤絆路之說而兵家亦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滅又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此佛家之可通於吾儒而治戎之道可用以治心者也儒者以交戰爲子夏之病不知能戰是所以爲子夏也雖顏子亦有戰矣曰不遠復夫不戰何以有復也雖天地亦有戰矣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夫陰旣疑於陽矣陽安得晏然而無戰乎惟戰而不勝故血而至於玄黃戰而勝則血可以不玄而陽可以亨也是能戰之效也今兄知所以戰戰又能力矣僕自入官得請見於當世士大夫蓋三年而後

見兄一見則駭然異之而兄亦過以僕爲知已夫兄
雄俊之文博辨之才邁往之氣無一人不知之而獨
謂僕爲知已者豈僕之知兄止於世人之所知而已
也抑亦有不止於世人所知而已也僕之於兄不爲
不深知已然竊嘗有少怪於兄以爲世間種種嗜好
凡人之所可玩可喜者多足以掛兄之胷臆而動其
把慕不捨之意此其中於心也微而不知其植根也
膠而難解苟一不戒則微者或横潰而著矣根者或
引蔓而枝矣就使能戒而不潰不蔓則其爲力甚勞
而爲功亦寡譬如聚千百不逞於深叢巨莽之間按

而不發而時出其一二騎以鈔於路幸不爲大憂然而授首獻俘之期恐終不可冀也而況其猖獗之不可料歟雖然兄何如人也豈敢謂其有溺於此歟或者當時年少而氣銳以爲雖小有所嗜好而固無損於吾之大者抑亦知嗜好之不可不欲快於一鬭而以積漸消去之歟且夫以嗜好爲無損者無乃不知所戰之過歟以爲積漸消去者無乃戰而不力之過歟夫嗜好之中人也亦必有因必非以爲漫然無所用也必以爲人之資於天地間者一物不可少也孟子之書所以提挈此心者至著矣而尤著於生我所

欲一篇蓋其不悟也則自宮室妻子之奉至於種種若無一焉可少者其悟也則雖簞食豆羹之切於死生若無一焉不可少者籍令有一人焉始不悟而今也悟則自今日無一物不可少者而追視向時所爲無一物可少者未始不啞然自笑也慵工道丐之人徼幸得十數錢則買殺市酒一醉大吽自以天下之樂莫踰於已而千金之子苦身仡仡以程錙銖日夜苦不足藉令此兩人易地而觀焉亦未始不啞然自笑也人之所甚愛而至不可少者莫如七尺之軀也其佳於世也能泣能笑能挈能擎能徙能倚無一不

能無一不有而其聚諸有以住於世也則又有脩有短而卒無不腐爲野土化爲瓦礫而後已者則此七尺之軀亦終不得自有矣以其終不得自有則當其暫而有之固亦不可據而私之以爲眞有矣而況於種種嗜好其不如七尺之軀之不可少者又不啻千百倍歟古之聖賢所以超形氣而獨存至於同死生齊得喪漠然無一動乎其心者非誕也旣悟則自知之耳如此乃可以語知性知天乃可以語謹獨誠意之學而其初必始於力戰未有不力戰而能如此者也約之嗜好更不少於兄而僕相聚時數以爲言然

於兄獨罕及者約之性柔須待有人夾持而兄剛果雄毅氣魄甚大始雖暫牽其必一朝躍然自脫於此無疑也顧所不知者早與不早耳今兄果然知所以戰戰而又力以自脫於此不出吾素所料者如是而又早則吾之所不能知而深爲兄喜者也僕不肖聰明百不逮於兄雖僅守繩墨常恐失之兄謂我戰勝而肥今臞然故吾也此足以知戰之不勝之效矣雖然敢不勉邪幸兄常不鄙而教之僕於文字素非所長然以猥嘗受教於兄且幽居少事欲以灌園餘力時一爲之又以爲旣樗散無所用世幸未即老死二

三十年之後或爲天所牖使少有知識尚當託之於文字雖不敢望於行遠庶幾達鄙陋之意焉是以不能息心於此然往時朝夕於兄尚不能竊其緒論今去兄既遠誰爲開之固知終必罷廢矣今往近作數篇冗散無可採至知贈彭通判與李郎中墓文亦稍見己志故敢請教耳僕今年寓居陽羨挈妻子以行有一二童子相與講章句自以此身不量而爲人師雖不責我以道而所講者章句然至於收拾放心正容謹節以率之者亦不敢不力自謂於此頗有分寸之益因是知吾兄以道爲人師而所教者又非一二

童子乃齊魯五六郡豪傑之士則其所以率之者宜何如而其爲益又何如也然僕所謂一二童子者自章句外亦稍以内外輕重義利可否時時與之一談則或如鑽礪而不入僕所教不過一二童子而又日夕與之處然猶如此兄雖善於作人然以一人督率五六郡之士而又不能日夕與之處則其頑然而無得於兄者固亦有之歟僕竊爲兄慮也夫爲此五六郡得一良師孰與爲此五六郡得百十良師故爲提學者莫急於風勵學官今學官自卑其身無耻而嗜利甚矣誠欲有以風勵之又恐非一僉事之力與三

三年之間所得爲也柰何家父言其縣某人者在京
師百計詆兄此甚可爲勇於任事者嘆也然在齊東
得無亦如某某者乎此在兄亦惟自信自爲而已何
較於彼者哉家父又言兄有薦僕之書於京師貴人
此兄之愛我甚而忘其醜也雖然僕之與兄以善交
聞於人久矣兄之薦我何異於僕之自薦乎僕年來
自計已熟大抵人用之不敢以隱人不用必不敢以
求亦必不敢以悔終吾身而已矣然兄素已知我矣
何待僕自言也在菴兄過常不及一會殊爲悵怏并
柏白

與王堯衢書

抱病懶慢久缺書問知執事不謂我疎簡也春來卜居陽羨此中山水清絶無車馬送迎之煩出門則從二三子登山臨水歸來閉門食飲寢夢尚有餘間復稍從事于問學然詩文末藝與博雜記問昔嘗强力好之近始自覺其如羊棗昌歜之嗜不足飢飽于人非古人切問近思之義于是取程朱諸老先生之書降心而伏讀焉初亦未嘗覺其好也讀之且半月矣乃知其旨味雋永字字發明古聖賢之藴凡天地間至精至妙之理更無一閒句閒語所恨資性蒙迷不

能深思力踐於其言焉耳然一心好之固不敢復奪焉此類之書皆近世英敏材辨之士以爲老生爛話至束閣不肯觀雖其苦心敝精於文字間而竟不免老死而無所聞有可痛者僕之自陳其愚蓋過不知量亦欲執事之同所嗜好也何如何如近日當事者所去取投閒之臣僕已先知其去與取之必如此矣不足爲怪且平生亦頗能自爲主張不敢跟人哭笑不敢以鷗鳶之所爭蝸角之所戰者以動吾心而累吾守此亦執事所素鑒無待僕自明也無待僕自明而猶自明云云者有說也父子至情恐以此上累吾

父之心須吾執事解喻耳當今之士隱居篤學修名砥節如湖州唐子平涼趙子輩者凡若干僕之駑駘十不及其二三然此輩皆淪胥流落淹滯已十數年少者壯壯者且老以衰或餒凍無以存活又其初皆以盡力國事誤觸網而抵禁非如僕之自以私罪去也此輩尚不得爲當事者所與則僕得與此輩同陸沉焉固無憾也更何有所覬乎凡人出處利鈍數固不偶始言官謬相薦時僕固知終必且棄去以爲萬一不棄去則僕之自爲處亦有甚難者何也若使僕復如舊時隨逐行隊進退以旅趦趄囁嚅于明時無

粟粒之補則將毀平生而弁髦之且嚮惟不能爲此所以甘心去官而無所悔耳不然則柳士師所謂何必去父母之邦者也若使不如此而如彼守其愚戇固陋而不變恐日月漸久積嫌積忤自作禍孽更有甚於嚮時既不能爲邯鄲之步竟當匍匐而歸耳是以中夜思之進退狼狽乃今得自脫於此固可謂之幸而不可謂之不幸也古人有言人各有能有不能懸釜帶索枯槁丘壑雖窮死而不肯悔者僕自謂能之隨逐行隊進退以旅以徼幸於衣錦乘軒之華者僕非不欲勉強學焉恐竟不能也僕自生齒以來百

種嗜欲頗少於人亦絕不知人間有炫耀顯赫事獨不能淡於飲食乃始痛爲節損或四五日不肉食始而苦之久且甘之矣閒飲食於富貴之家腥膏滿案且嘬之而撥筯矣所以苦身自約如此者以爲旣不能改于其固陋以徇時好則貧賤自是此生常事諺曰畏水者不乘橋恐其動心也且夫自處不當違其所能而强其所不能處人當成就其長而護其所短安知當事者之非深愛我乎僕幸未衰敗苟自不樹立則已耳若夫假之以二三年孜孜早夜敏行而不敢怠則子輿所謂獨善兼善與退之所謂行道爲書

化令傳後或者不能兩讓矣豈有不得於進又不得於退者乎執事知我故不憖大言且非此無以解吾父之懷也吾父之所以戀戀於僕者亦非以今時富貴人望僕也王良有言父子情深或意僕之以是爲憂也而亦憂焉耳僕固不憂也又或者以自少教之讀書不忍遽見其廢錮於聖世矣乎雖然成敗失得且當要之久遠毋遽爲僕戚戚也望吾執事早晩間曲爲寛慰則數千里外人子懸望之心亦稍紓矣是執事之賜也客居無事二三子時時以舉業文字强相問訊亦殊妨靜坐與讀書但念此身爲宇宙中人

其於塵俗奔走縟禮煩儀之事既以其溷擾而厭避之于此不當更有所厭耳舍妹并甥女想皆康吉餘懐不盡生平最懶作書更懶作真書書又多差與執事書既不可假手於人又不能不差又不及更錄輙以呈上并希亮之

答茅鹿門書

來書論文一段甚善雖然秦中劒閣金陵吳會之論僕意猶疑於吾兄之尚以眉髮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也若以眉髮相則謂劒閣之不如秦中而金陵吳會之不如劒閣可也若以精神相則宇宙間靈

秀清淑瓌傑之氣固如秦中所不能盡而發之劍閣劍閣所不能盡而發之金陵吳會金陵吳會亦不能盡而發之遐陬僻絕之鄉至於舉天下之形勝亦不能盡而卒歸之於造化者有之矣故曰有肉眼有法眼有道眼語山川者於秦中劍閣金陵吳會苟未嘗探奇窮險一一歷過而得其逶迤曲折之詳則猶未有得於肉眼也而況於法眼道眼者乎願兄且試從金陵吳會一一而涉歷之當有無限妙處無限難處耳雖然懼兄且以我吳人而吳語也

答李中谿書

兄之使閩也一年矣辱以書下問者且數四矣而僕無一言之獻豈惟素性迂戇自度不能然亦以兄之才力自足辦此耳既又自惟以爲兄之才力固不待人然屢問而屢無一言焉是亦不免有負相知乃輾轉思之竟無所得惟有一事可以少效愚悃而塞下問之勤者則言之適在此時然亦自度非迂則戇也惟兄亮之而已且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其繫於撫按舉劾亦最重然而今世所謂舉劾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郎署矣嘗得日聞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不

問而知之矣或曰今日某巡按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牽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寂乎寥乎纔三兩人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平而訟理苞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下天下可以臥而帖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與賢者不必

甚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無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歟又無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劾之多與少又無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歟如此則人心奚而得勸懲公道奚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是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倔强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嗾爲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或反見

舉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多援善鑽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倔强與爲人快忿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鑽與親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不塞也由此言之爲撫按者固不得以能舉人能劾人爲榮而必以舉劾之不稱爲可懼矣今兄之所屬其爲方面大官者誰乎其爲州縣小官者誰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少乎不賢者多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爲是多口者亦據素所疑於人人者

言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而嫉邪固必不同於人人矣必能示勸懲而彰公道矣又何藉於僕之言乎然僕之爲是言於兄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劾小官也非欲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劾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矯而不舉亦私也賢者果多矣或避收恩之名而欲矯之以少舉不賢果少矣或沽澄清之譽而欲矯之以多劾者亦私也雖然竊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劾則劾者固少而舉者固不得多矣或曰舉劾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章惡有徵而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其最賢與最不賢者少矣舉

劾所以出於常格以待最賢與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語矣又何慮善有不章而惡有不屏也故僕以爲莫如精舉而愼劾兄意何如一言之獻如是而已惟兄亮之劉實夫已葬否葬時已有銘否如未有銘吾輩雖不文然以交游相知之故亦當強力爲之兄北上時可問其家取一行狀携來何如種種衷曲不能多談惟俟面旣

與王蘇州書

讀別紙所錄尚有不解所謂者然意甚駭之雖江湖甚遠亦何能爲情乎東南州郡侈靡日長而虛耗亦

日甚譬如病火之人顏色澤然而血氣槁矣吾北厓以古人之節清化源以古人之政撫罷甿朞月則旣效矣惟率是道而終始之則百姓之福而區區野人之望也催逋部使者且至僕自生長草萊備見變產之害濫及無辜小民毒痛不忍言北厓仁人也必將有以處之夫素嘗侵欺之奸籍其貲可也孥而繫累之可也重戮以懲衆可也小民何罪焉而代爲之償乎名曰變產實逼而奪之耳雖然昔人固有言矣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部使者方以括財爲功而守令欲以民瘼爲事則勢固不同也於是處之爲難惟執

事悉心以慮之多方以圖之國與民兩無憾矣林鎮江先生亦好古君子也變產之說執事幸不見謂迂濶則可與林鎮江共論之蓋此非一人之私言也卷子索書鄙作僕於詩本不工自稍知問學以來頗欲收歛精神會性情之實是以經年不復從事於此然恐重違吾丈之意當書舊作數首送上也讀衡山先生文字可以補鄙人疎漏之過矣謹謝教謹謝教六經之學邇年來稍嘗究心焉而苦未之有得也欲觀西原公所著甚勤便中幸速之奉教未期臨書但有馳情

答周約菴書

某自屛居以來自以罪隷不敢復齒於薦紳之後故居當南北孔道非逃虛者所宜遂館於陽羡山間少此去人益遠親知往來一切罷廢雖最辱知愛如明公亦尚未能繼掃門之役以承教語敘衷曲此其簡慢之罪僕猶自知況長者乎以為宜麾而棄之矣不謂過辱記録遠勤使人且手書慰諭尚欲納僕於古人之域捧書自激竊感且嘆固知長者之度不肯輕棄一物欲曲而成之若此然來書所教尚以僕早年受知之故蓋見僕少時意氣可以竊冀人之尺寸焉

而未知僕今憊駑樗散雖欲比於今之人而有不逮
也僕少不自揆亦嘗有四方之志而才器迂滯本不
適時加以弱冠從仕重以負氣學未及成而驟試之
且少年負氣不識忌諱以迂滯之器而試未成之學
重以負氣之習此其動輒罹咎也豈足怪哉猶幸免
誅僇得齒編氓且少嬰疾疢三十以後齒髮漸衰委
形既然志亦隨之即如讀書爲文本是素所嗜好近
或挾冊讀未數行輒眊然而睡矣旬月不一御鉛墨
時或爲之輒終日汗漫申紙舐筆竟不能成十數字
而遂以罷夫外則廢於親知之往來內則廢於文史

之玩即此一兩事則其衰頹弛靡不比於人也可坐
見矣此其意蓋欲槁形灰心自同木石豕鹿之間使
宇宙廣濶着此一閒人足矣淮陰南陽之事固萬不
敢一冀焉至如象緯地形諸家之學如來書所稱管
鄧所長亦何敢不自量而攬焉以爲可幾乎且夫淮
陰南陽其始皆匱其器而不輕以試袖手而觀天下
之勢如良醫之隔垣而洞五臟也故其壇而拜焉盧
而顧焉則以造次一二語而圖王致伯之畧遂以定
况齷齪如僕輩者所謂以迂滯之器而試未成之學
如弋者以百發而徼於一中故屢試屢蹶此其大巧

大拙之效已見於前事矣乃欲以倦游息機之後而自比於古人隱居求志之前雖强自鞭策固知其不類也然則明公教督之厚其何以承之甚自激也其自愧也雖然自屏居以來澄慮默觀亦既久之乃稍稍窺見古之儒者所以爲學之大端竊以其實乃在於身心性情之際而不以事功技術揭耳目爲也故其退藏於密者甚約其究可以窮神而立命古固有豪傑之士而不知學者衆矣是以事功流而爲權計技術流而爲小道疑靜致遠南陽其幾乎其雜於申韓則擇術之過也淮陰烈矣竟以矜能伐功殞其軀

以幹之才局於方技僅與華佗朱建平醫相爲伍鄧征西以所長濟事以所長殞身與淮陰同此數子者不可不謂豪傑之士也然其擇術則可謂不審矣僕功名韁鎖已獲斬斷至於象緯地形種種諸家之學往時亦頗嘗決心焉今盡以懶病廢竊以爲絕利於百途固將藉此餘閒聚精蓄力洞極本心洗濯袪過以冀收功於一原而未知竟當何如耳近來每觀伊洛之書及六經之旨覺有毫髮悟入則終日欣然忘其居之陋而形之憊也所苦習氣纏繞欲障起滅未能痛與掃除使之光大然不敢不勉焉以爲古來儒

者所以自淑其身之學其命脉或不外此而無有乎窮達今古之異者也若乃進僕於抱膝高吟之儔則必不敢當謂僕爲今之腐儒鄙儒賤儒也其亦可幾乎以是少酬明公之知明公其許我乎辱愛之深故不敢隱其愚且狂也今邊陲多難兵財窘急明主側席正豪傑展効之時爲社稷計維公輩一二耆舊隆中之業是有在矣其何讓焉山野鄙人其盱而望之矣

又與王蘇州書

別兄甚久耿耿提學公且至荆溪兄以提調當來可

得一面晤也均徭法曩時所欲言於兄者不過只是一兩言蓋慮兄以新法爲甚便民也今讀來教則兄已深知其不便而有意於革之也久矣大率十年一役雖極重亦甘心一年一役雖極輕亦不願此人之大情而新舊兩法之利病可以一兩言盡之者曾聞人言胡虜愚惷只怕鞭朴更不怕殺蓋零零星星痛苦難忍也此言雖可笑然亦可以喻人情矣少時嘗讀衍義補論均徭買米之喻亦深以其說爲然及今日下老實行之乃見其害益知書生坐談真不可便以經世而差顧兩法在宋時亦甚紛然司馬公力主

變頗爲差而有識者亦甚病其講之不詳則以爲司馬公少歷州縣之日淺也僕屏居草莽于民所便所不便則稍知之而稍能言之至於所以爲之區處寬以生平未嘗親在裡邊經歷雖以爲常之民曾享十段冊之利而其中委曲尚未能悉知又何以爲蘇人謀也承兄下問草率奉對眞似乎強其所不知矣竊惟賦役之最煩而敝最多者無如蘇州牧守有懇惻爲民之心者無如兄沉潛善思精於處事者無如兄必能別出良法使新病故病一切掃去以幸蘇之人於百千年也是在心誠求之而已豈待書生坐談知

僕者之贊之也哉僕自稍涉世事乃知凡百變更之際極是難事即如曩時有司變十年均徭爲一年本是愛民真心而講之不詳則其弊已效於今日矣今欲變一年爲十年而講之不詳又焉知不貽後日無窮之敝哉兄之遲遲其間不肯輕變極是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大易所以致戒致慎於革也雖然革非得已也昔荆公論顧役以爲此法終不可罷僕亦以爲一年均徭此法必不可不變顧其說如此耳至於利病之詳區處之宜則老吏積年總書中有知此者兄試虛心問之勿以其素曾作弊之人而拒之者民中

有知此者兄試虛心問之勿以其山野倨侮而忽之士大夫中有知此者兄試虛心問之勿以其必爲一身一家之私說而先意逆之多方訪求再三斟酌使無一不宜乎人情而無一人不得盡其情則變之可通通之可久矣曩者敝郡更法時蓋應君爲之守應君志在民者也其所更賦法最爲精善可以百年無敝但役法則今日便不可行耳此二法雖同是一時事亦同在一書冊中而利病相懸兩不相掩或因其役法而并訾其賦法或因其賦法之不可變而併謂其役法亦不可變皆偏辭也蘇郡其亦然乎聞郡司

文書督逋甚急則楊給事之說不行矣又累賢使者區畫柰何柰何文峯先生處久不及奉起居耿耿使者還又值冗迫不能具書千萬爲道鄙意

答王蘇州書

執事所病於均徭舊法之不可行者其說大縣有五大戶之詭寄也奸猾之那移也花分也賄買也官戶之濫免也大戶之詭寄起於官戶之濫免則此二弊者其實一弊也夫濫免詭寄之弊謂某官例得免田千畝而自有田萬畝或自無田而受詭寄田萬畝則散萬畝於十甲而歲免千畝實則萬畝皆不當差也

其說是矣雖然其以萬畝而散之各甲以歲歲倖免千畝者必非甲甲皆是本官真名與皆注本官者也必將甲甲詭爲之名也使其甲甲皆是本官真名而不詭爲之名則一人而十甲其爲奸固易破矣若必是一甲爲真名而諸甲詭爲之名遇其真名與注官之甲則免其非真名與注官之甲不得免即十年亦止免一年耳安得歲歲倖免也不然均徭冊外別置一冊注每歲所甞蠲免之數如某官例免田千畝而一甲內已免過田七八百畝縱或二甲三甲有田許擡足例免之數數外則役如此則雖甲甲免歲歲免

亦止得一甲一歲該免之數又安得以千畝影免萬畝也此法在一彊察吏執之雖眞是官戸之田亦不得覬額外濫免況詭寄乎至於移甲之弊則執事所謂只據黃冊或十段冊足以革矣而又病於黃冊與十段冊之不可據者則固以爲與每歲推收之法相礙也夫每歲推收宜於賦不宜於役十年定冊宜於役不宜於賦役主戸賦主田賦則隨田流轉役則依戸擬注是以賦法則旣準之每歲旋造之徵冊所以便民之灌輸役法則宜準之十年併造之黃冊所以便官之點差即此兩法本不相紹而執事又疑於據

定冊編差或有田既賣而差仍累者則編差之際其
人必且自言於官曰吾田已賣之某人而某人宜頂
吾差于是官爲之按其實而以某人頂某人差如此
則是以虛名編差者故賣主也以實力頂差者新買
主也故賣主以虛名編差可以無亂乎定差之籍新
買主以實力頂差可以無累乎營田之人且夫役法
上下其戶以差其甲之錢聚則稍重而散則稍輕花
分者只可花分子戶以移稍重而就稍輕其實不得
花分鬼名以移絶有而就絶無也且十年輪編不能
禁人之花分而一年一編文安能使人必不花分哉

使人必不花分則在嚴之於攢籍之始而非所以救於編差之際也賄買一說曩時輪歲編差則豪民以賄避力差而請銀差今時歲歲編差則豪民以賄避差頭而請貼戶曩時輪歲編差則戶胥之家一年而集一甲豪民之金今時歲歲編差則戶胥之家一年而集一縣豪民之金大抵論詭寄賄買兩弊則繫乎令長之彊察與否不繫乎輪年與不輪年也論花分移甲兩弊則繫乎冊籍之精核與否不繫乎輪年與不輪年也法無全利亦無全害以輪年一編為全害乎而可使小民一歲忍苦出錢九歲晏然坐食以一

年一編爲全利乎縱可以盡革詭寄賄買花分移甲之弊而不能不使窮僻小民歲歲褁粮集錢奔走城郭此其利病亦自相準古有之利不百不變法先時有司激於官戶豪家之暗損小民然却不就舊法中調停裒益而驟變之以收一切之效以爲此足以裁損官戶豪民而已不知小民亦竟受其病今之萬口訛訛喧然稱不便者未必盡出於官戶豪民而往往多出於窮僻困阨之小民矣請試言小民之所最不便者大槩亦有數說且如一邑丁田以十分爲率往時一歲編審一分其爲數則狹今長可一目差易徧持

籌而筭之差易辨縱有弊焉而差易以察今一歲書審十分則其爲數頗闊於往時十倍令長一人耳目籌筭所缺漏處必益多耳目籌筭缺漏益多則戶書里胥之權益以重奸民益得以輸金於權之所重以爲規避小民無金可輸則歲受苦後益無所訴而長令則益不能覺察若此者非曩之長令多精彊而後之長令多鶻突也其繁簡闊狹之勢寔然而執事乃謂輪年則胥猾多得售奸不輪年則胥猾多不得售奸豈別有說耶不然何其與吾所聞異耶又如一力差約銀十兩爲率往時十年一編正戶約銀五兩貼

戸約銀一兩則貼戸五而足矣人數既寡故其裒而斂之也不難今一年一編則曩卒出銀一兩者今歲而出十分兩之一曩用貼戸五者今必增而用貼戸之爲五者十人數既廣其勢必散有差頭終歲物色尚不能徧識貼戸之門者何況能盡斂其錢是以往時所病正戸饕餮貼戸今時所病貼戸耗損正戸小民不幸被點正戸則破家矣若此者非曩時之正戸皆疆梁而今之正戸皆懦弱也其聚散零總之勢亦必至此而不足恠又如銀差曩之法歲總納銀一兩則今之法歲零納銀一錢納多者其倍稱之數稍輕

納少者其倍稱之數必重納一兩縱倍之三兩而奇足以納矣納一錢非倍之四錢五錢或至八九錢不足以納也此其總納則費固輕而零納則費固重也不獨如是而已以一兩總納之一年則是爲一兩之銀一遍赴官守候交納一遍往來盤費設或交納不時公人一遍下鄉需索而已今以一兩而散納之十年則是爲一錢之銀亦一遍赴官守候交納一遍往來盤費設或交納不時公人亦一遍下鄉需索是今日一錢之累並不減於一兩而曩日一年之累乃浸淫於十年其爲便邪其爲不便邪其最不便者其爲

坊郭之豪民邪其爲窮僻之細民邪此其爲病不可枚舉恐不特如執事所謂似涉騷擾而已也則令法之當變理在不疑秋粮帶徵之說既格於復除之無定數而不可行矣惟用十段冊法則可以革詭寄移甲諸弊而無一歲一役之擾然執事因黃冊之不可行而疑於十段冊之不可行者則亦有說夫黃冊之不可行者黃冊之法敝也黃冊之法敝而邑之丁與田大半不登焉故十段冊者爲之括其欺隱以補黃冊之不及以均平力征而已使黃冊果無弊乎則徑用黃冊編差可也使黃冊不能無敝乎則爲之十段

冊以補黃冊之不及而編差焉可也因黃冊之不可行而併疑於十段冊之不可行則過也執事又謂常州賦稍輕蘇州賦稍重則其法不可盡一故常州自宜從舊法蘇州自宜從新法夫賦自重輕而人情之好逸厭煩好省厭費則胡人度之越人固有不甚相遠執事其試察之竊恐蘇之民之情不甚遠乎常之民之情而法之可行於常者未必不可行於蘇也

上歐陽巡撫啟

伏惟明公負康濟之碩材當東南之重寄振恤瘡痍如春風所扇不閒于陰谷寒門搜拔滯幽如藥籠所

儲無間于牛溲馬渤如順之者卑不自立少嘗薄遊
已甘屏跡于山林豈敢更求于聞達且誦習徒知泥
古儕輩多謂之鄙儒而器局難與適時明公誤以爲
國士収于衆棄揚彼王庭況自來無門館賓客之交
豈所取在牝牡驪黃之外夫不采而佩雖幽蘭亦捐
苟有因而前則朽株爲用遂得再塵金馬之署更聯
羽翼之班自揣既爲不堪衆謂何以至此惟天下信
明公之端直而知其嚬笑不以假人惟
當宁信明公之激揚而知其顧盻必能得士偶因援
茹及此彙征雖荐人常恐其知在明公絶不以言于

口而受知思所以報在鄙人則竊有愧于心惟當益
策愚蒙益精學問其或馳驅于世則庶以罄葵藿之
心縱使委棄于時則所以堅瀟瑩之素期省礪頑鈍
之器庶不貽冰鑑之羞而已敢因來惠敬布腹心伏
惟俯賜覽觀庶以知鄙志之所存焉耳

與歐陽中丞書

僕樗散無似黽勉赴官將圖所以效明公國士之知
者而未能也竊有所懼者山林之士閒居而靜處其
寡過則易或出而馳驅于世當毀譽得失之衝誠欲
有所樹立則難故古之人脩之于家而多不免壞之

于庭者况僕之所以脩之于家者固未至邪昔韓持國薦處士常夷甫後夷甫改其平生而韓公亦深以是爲薦士之悔不知若何可以使鄙人不爲夷甫明公不爲持國之悔也幸左右終教之辭免坊牌一事向已面請此非敢矯情近名蓋以此生苟不至於飢餓則毫髮不敢有所取于世庶幾伐檀詩人之所謂耳承明公欲置買學田此盛舉也更望明公始終其事中間委曲區畫使異日不爲人所侵漁則受賜于明公多矣然此舉必須出自明公使鄙人若無所與焉者乃爲善也不然則鄙人雖不以是爲利而更欲

以是爲名亦非鄙志之所安也敢併以奉瀆伏惟明公晉擢樞府辱在知愛殊深慶幸

[illegible]集卷之四終